

开·卷·书·坊

西窗看花漫筆

李文俊



开·卷·书·坊

西窗看花漫筆

李文俊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窗看花漫笔/李文俊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8

(开卷书坊. 第3辑)

ISBN 978-7-5326-4186-4

I. ①西…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2054 号

丛书策划	蔡玉洗	董宁文
责任编辑	杨凯	
技术编辑	顾晴	

西窗看花漫笔

李文俊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4 字数 105 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186-4/I·231

定价:3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512—66700301

西窗看花漫筆

目录

	过去完成时
003	雪河之子
006	总算可以休息了
010	浮生卅载弹指间
015	《一朵朵玫瑰》序
020	艰难前进
028	一页告贷信
032	译伍迪·艾伦的《拒收》
035	找不着感觉的韵味
038	苦夏荐书
043	才女的神话复述
045	我译《伤心咖啡馆之歌》
051	关于《秘密花园》
055	苏童勿曾忘记

060 一次后滚翻和一次前滚翻

过去时

067 《逃离》译后记

072 不沉的绿叶

——追思袁可嘉先生

082 我的八十大寿

088 祝贺与琐忆

092 杨绛先生的“解放”

095 有人喊“encore”，我便心满
意足

099 理解张爱玲

101 福克纳与美国南方文学

108 演绎海明威

118 能不忆巴黎？

127 关于《福克纳随笔》

131 关于《福克纳随笔》的随笔

138 《圣母经》的几种译本

142 爱玛，这就是我！

- 150 我这一辈子
- 162 天末怀咸荣
- 167 悼念两位老同事
- 176 送别癸巳，迎接一个新的
本命年
- 179 一个人的加拿大文学之旅
- 184 艾丽丝·门罗在中国
- 188 悲悼
——追忆傅惟慈
- 192 《西窗看花漫笔》一书的缘起

不定式

- 197 静轩杂录(选)

- 251 后记 子聪

过去完成时

雪河之子

昨晚，看奥运会开幕式转播，从荧屏上见到澳大利亚男男女女一张张健康、开朗的脸，倍感亲切。因为我虽然未到过这片“南方的土地”（“澳大利亚”在拉丁语里的原意），却译介过不少该国的文学作品。例如，诗歌《雪河之子》，便是其中之一。该诗的作者是澳大利亚著名歌谣体诗人佩特森（A. B. Paterson, 1864—1941），人称“班卓”佩特森。班卓是类似吉他的一种弹拨乐器，当时的诗人吟诵自己的作品时往往以弹拨这种乐器作伴奏。

开幕式中，澳大利亚运动员入场时，响起了一首乐曲。我国中央电视台直播记者（恕我未听清其大名）当即介绍说，这是电影《冰河之子》的插曲。电影是根据佩特森的诗于一九八二年摄制成的，风靡一时。而佩特森的这首诗则是收入了该国的中学课本的。

急匆匆中，这位直播记者能口齿清楚地把一件事介绍得八九不离十，这就已经算得上是功力不凡了。但是巧得很，我这个亿万电视观众之一竟曾于一九八五年译出这首诗，发表在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出版的《外国文学》月刊上。作为译者，我觉得应该指出，根据原作篇名的原文“The Man From Snowy River”，是应该译成《雪河之子》的。从诗里所写的景色看，那里并非冰川。

《雪河之子》由于刻画出了澳大利亚人开拓进取、不畏艰险的精神面貌，发表以来深得读者的喜爱，一直广泛流传，里面的人物“雪河之子”成了一个代称，用以夸奖青少年英雄，正如我国用“幼甘罗”、“小罗成”来打比方一样。

这首诗一开头便写道，某农庄刚买来的一匹小公马不见了，肯定是混入了野马群进了山。于是各路英雄云集，齐来相帮寻找。来的人里有个不起眼的“骑匹小瘦马的少年”。人们怀疑他会扛不住，劝他别去。有位远近驰名的骑手则力排众议，说：这少年与他的瘦马都是山里生山里长，全来自雪河

边。那里环境恶劣，能挺下来的定是不凡之辈。于是这个“雪河之子”便得以参加行动。诗里生动地描述了追捕过程，众英雄使尽了招数均未能奏效。但是，疾风知劲草，自古英雄出少年。在最危险的山坡上，“燧石纷纷蹦溅，小马越跑越欢，/疾驰中躲开倒地林木的阻拦，/马背上雪河之子一次也没有躲闪——/山里人骑马本领毕竟不凡”。诗里接着又写道：“他单骑紧追，累得野马湿透了肋肋；/像条猎犬，他盯住了野马的臭迹，/终于使野马停步，慑服，认输，/他独自带它们回家，没有别人帮助。”

前面提到的那位电视台直播记者在介绍另一首乐曲时说，这是澳大利亚很流行的一首曲子，叫《马蒂尔达圆舞曲》。这首曲子太有名了，所以区区也略知一二。其实，正式的叫法应是《跳马蒂尔达圆舞曲》，因为原文是“Waltzing Matilda”，或可译为《在跳圆舞曲的马蒂尔达》。这也是根据佩特森写的同名歌谣谱曲的，歌曲充分显示了澳大利亚青年男女的欢乐心情。因在澳大利亚流传极广，故有“非正式国歌”之称。

总算可以休息了

我与《世界文学》几位同事合编的《外国文学插图精鉴》在交稿多年之后，终于出版了。前两天拿到快递送来的样书，翻看之后，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因为在等待多年之后，我对此书的出版几乎已经不存希望，而且从多年前给我看过的校样判断，即使按那个样子出版了，也只会是设计低俗、乡气十足的一本拿不出手的烂书。但是在将重新装帧设计、印制讲究的《精鉴》把玩了几天之后，我深感此书迟出反倒是件好事了，因为它搭上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六十周年社庆的豪华列车，否则怕也不会得到巨资补贴，彩图几占一半，大三十二开，六百多页，全部铜版纸，售价才一百五十元，完全可当作一件 *objet d'art*（艺术品）赠给亲爱者。

我更要深切感到庆幸的是，我们《世界文学》编

编辑部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团队，大家除了对各国文学有所专长之外，还都继承了鲁迅的传统，特别关心插图艺术。所以当年出版社表示有出版这样一本书的意愿之后，大家都乐于出力，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拿出了原作的照片、复印件与有关的文字材料。我记得自己是怎样一次次顶着烈日去北京图书馆借书，还为借到有巴金签名的赠书而欣喜不已。归还巨型画册时，我还会受到负责馆员的逐篇查对，以防遇到一个认为“窃书不算偷”的孔乙己。自己当时虽年已不少但气却犹盛，不怕受到美术界内行的耻笑，挥笔写了一篇足足有三万字的序言，纵述了插图艺术的历史沿革，以与书中按文学史发展为经脉而介绍的东西方文学插图相互交织，给读者提供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概念。这本书从古埃及的《亡灵书》、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开始，到《小王子》、《老人与海》为止，共介绍了两百部外国文学名著的两千余幅插图，而且还附有作家、画家介绍，相应作品选段（如《鲁拜集》），与有关的轶事掌故（包括我们老《译文》的第一任主

编鲁迅先生亲自执笔的对柯勒惠支《织工》的介绍),并且还附有我们这些编写者点到为止式的评论,其中有些现在看来还写得蛮风趣,没准能博得心灵相通者的会心一笑呢。

插图的作者中自然少不了多雷、菲茨与克鲁克香、比亚兹莱、肯特、埃里克·吉尔、艾岑贝格、麦绥莱勒、拉克艾姆、勃罗茨基、窦布仁斯基、什里马诺夫这样一些可称专业的插画名家,而且还包括像德拉克洛瓦、泰纳、杜米埃、米莱、马奈、毕加索、马蒂斯、马约尔、夏加尔、克里姆特、达利这样的艺术大师,他们只是偶尔在装帧、插画方面牛刀小试。至于作家为自己的作品所作的插图,如威廉·布莱克与萨克莱的,还有乔依斯(为布鲁姆)、圣-埃克苏佩里(为小王子)为自己笔下人物所设计的造型,我们亦尽量予以搜寻与介绍。对于不同艺术家对同一部名作(如《十日谈》)、同一个艺术形象(如堂吉诃德)、同一个精彩场景(如安娜·卡列尼娜观看赛马)的表现,我们亦都一起列出,以供参看比较。在插图艺术各种表现形式上,不论是油画、水彩、铜

版、白描还是木刻、雕塑、剪影，我们也尽可能予以收入。这本书的问世真使我自己有如释重负之感。看来，年近八旬的我，终于可以像亲人嘱咐的那样，去“安心休息，颐养天年”了。

浮生卅载弹指间

我祖籍广东，广州出版的报纸约写文章，要我谈谈改革开放后我国外国文学界的变迁以及我个人在其中所做的工作，我自是却之不恭。但位卑未敢论大局，我恐怕只能从个人所知的角度漫说二三事了。

广州，这个地名倒使我不由得忆起了一九七八年在那里的越秀宾馆召开的“全国外国文学工作会议”。那次会我虽说是躬逢其盛，但是回忆起来，自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似乎也就仅止于一次次站在会场门口散发刚打印出来的文件而已。印象中更深刻的倒是像冯至和梁宗岱这样的老先生四手相扶，简直不敢相信居然还能重逢时的那种又惊又喜的面容，他们肚子里必是如打翻了五味瓶，脸上的表情却显得有些木讷。此情此景，使我想起了宋人陈与义《临江仙》里的那句“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不过这次会倒是真正开启了我国外